

慎终追远 思念在花海与“云端”流淌

□新华社记者

清明时节，追思怀远。从指尖流转的智慧服务到跨越山海的生态安葬，从基础设施的扩容提质，到人文关怀的深度触达，慎终追远的缅怀与敬意，在“绿意”与温情中静静安放。

移风易俗，思念在花海与“云端”流淌

四月的重庆崇兴生命纪念馆，春风和煦，绿草如茵。前来祭扫的群众手持鲜花，安静地行走在整洁的步道上，不见香烛与纸钱。

“我们选择了‘无烟祭扫’，带一束花、写下祈福卡。”62岁的重庆市民赵先生说，“老人生前子女尽心孝顺，去世后与花草相伴，我们觉得很好。”

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党总支书记、馆长李显君介绍，清明节前夕举办的第七届公益集体生态安葬仪式上，家属们手持鲜花安静送别，这与过去焚香燃炮、烟雾缭绕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从“鲜花寄情”到“云端寄语”，绿色低碳祭扫蔚然成风。在河南郑州，社区人文共祭活动中，人们用悬挂纸鸢的方式传递思念；在江苏淮安，紫藤园公墓设立便民服务站，市民可免费兑换鲜花；在广东河源，简约文明的祭扫规范细化到街头巷尾……

一组数据印证着转变：清明当天，全国共接待现场祭扫群众3000余万人次，其中选择鲜花祭扫等绿色低碳祭扫方式的群众占比超六成；850余个网络祭扫平台服务祭扫群众超35万人次。

生态安葬，生命在草木与碧波中延续

清明节前夕，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汽笛长鸣。

在京津冀三地民政部门联合主办的骨灰海葬启航仪式上，37位逝者骨灰随着写下思念的水溶纸，缓缓融入万顷碧波。

“这是老人生前的遗愿。大海潮起潮落，象征着生命的循环。海葬既有美好的寓意，又能节省土地资源，减轻家庭负担。”骨灰海葬家属王先生说。

回归自然的生态安葬正成为新风尚。北京八宝山礼仪有限公司长青生命纪念馆副经理王洪亮介绍，北京自1994年推行骨灰海葬活动以来，已累计组织集体海葬活动950批次，安葬逝者骨灰约4.4万份，公众参与度逐年上升。

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3月30日起施行，明确“倡导使用绿色环保殡葬用品，减少墓地石化、硬化”“鼓励和引导骨灰海葬、树葬、花葬、草坪葬等安葬方式”，并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给予适当补贴，从制度层面保障并强化生态安葬的公益惠民属性。

放眼全国，浙江大力推进节地生态葬，对选择生态安葬方式的群众，给予每人2000元至2万元不等的奖励补助；山东先后培育100个“逝有所葬、迁有所去”生态安葬试点，12市建立生态安葬奖补政策……“绿色”成为殡葬改革“主色调”。

惠民利民，殡葬服务更有尊严、更有温情

清明节假期期间，陕西省西安市秦正源殡仪馆·公墓迎来祭扫高峰。一些便民细节让人感到暖意：多处茶水点热气腾腾，墓碑清洁工具随手可取，入口处还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准备了轮椅。

“以前怕入园祭扫流程繁琐、收费不清，现在不仅环境好了，服务也更规范了。”一位前来祭扫的市民由衷感慨。这份“心安”，源于积极回应群众期盼，加速补齐殡葬服务短板的扎实行动。4月5日，“中国殡葬网”正式上线，网站整合各地殡葬服务机构信息资源，为广大群众提供权威透明、惠民利民的信息查询咨询服务。民政部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各类殡葬服务机构简化办事环节2725个，提供便民服务项目2.83万项，推出优服务举措4709项。

在更便民的同时，殡葬服务公益属性愈加凸显。

记者在秦正源殡仪馆·公墓看到，部分区域正在施工。殡仪馆主任刘鹏告诉记者，为加大公益性公墓供给力度，去年西安将包括秦正源公墓在内的5家经营性公墓（骨灰堂）性质变更为市级公益性公墓（骨灰堂）。为此，墓园新规划了一片区域，计划新增节地生态墓型645个，并严格按照规定定价。

翻开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公益”二字被反复提及。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均已出台针对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殡葬服务减免补贴政策，惠民政策覆盖辖区所有居民的基本区增至2631个；建成城镇公益性殡葬设施7800余个，建设和规范农村公益性墓地8.5万余个，坚实的公益保障，将更好守护“逝有所安”。

当“身后事”化作温暖的“宽心事”，生命的谢幕便多了一份从容与尊严。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长征路上，有三个地方叫“瑞金”

□新华社记者 余贤红 刘芳洲 李亚楠

清明时节，一场特殊的祭扫发生在长征路上的三个“瑞金”——江西瑞金市、湖南郴州市仰天湖瑶族乡瑞金村、陕西安康市堰门镇瑞金村。三地相隔千里，却有共同的名字。这背后是一段悲壮的红色记忆，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深情奔赴。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寻访烈士足迹，抚今追昔，总有感动澎湃心间。走进一个个“瑞金”，扑面而来的英雄气，激励着后来人接续奋斗……

以故乡之名，为烈士安魂

默哀，鞠躬，献花，敬奉家乡水土……青山环抱的湖南郴州瑞金村无名红军烈士墓前，山风掠过松枝，来自江西瑞金的“寻亲工作队”，向烈士深情致敬。

“爸爸，你嘱咐我们的事情完成了，他们老家的人都来了。”76岁的高六月满头白发，轻抚父亲高树魁遗像，声音颤抖，一行热泪滑出眼角。

郴州市北湖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晋介绍，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郴县时（今郴州市苏仙区、北湖区），7名从江西瑞金来的战士因伤留守，在瑞丰村民高树魁家落脚，但因叛徒告密，壮烈牺牲。

上山为战士采药的高树魁闻讯赶回，强忍悲痛，秘密将烈士背到山上合葬。

“父亲常说，他没有兄弟姐妹，这些红军战士就是他的兄弟姐妹。”高六月说，父亲1932年参加本地游击队投身革命，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与部队失去联系，回乡后一生务农，去世前叮嘱：今天的生活都是红军拿命换来的，要世代为他们扫墓。

高六月行动不便后，扫墓便由儿子黄高凯接力。通往烈士墓的280多级台阶，黄高凯设了10个扫帚点位，一路打扫得干干净净。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当地发生山体滑坡，村里担心红军墓被掩埋，决定将烈士墓迁到这片更开阔的向阳山坡，正式立碑。这里松竹环绕，静谧肃穆。

一起为烈士迁坟的村民刘文运说，此后每年清明，当地学校都会组织学生扫墓，时间久了，大家都习惯称这里为瑞金村。守护烈士墓，成为一种默契。

深情，凝结于一个庄重的决定。

2016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全体村民一致投票同意，并经乡政府考察、区政府审批等程序，瑞丰村正式更名为瑞金村。村支书黄锦说，改名是为了告慰烈士：“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我们，就是你们的亲人。”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时期，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支前，其中5万余人为革命捐躯，3万余人踏上长征路，1.08万名英烈长眠征途，很多只在烈士纪念馆上留下一行字——“北上无音讯”。

43岁的钟燕林是瑞金市党史研究室干部，也是红军烈士后代，其太外公钟国演跟着红军远征后，就再无音讯。

“有没有人记得他们从何处来？有没有一方土地能安放他们的忠魂，让他们找到回家的方向？”这曾是钟燕林心中“化不开的遗憾”。

随“寻亲工作队”此行到郴州，钟燕林专程到北湖区档案馆查阅资料。尽管他没找到太外公的足迹，却被湖南瑞金村干部群众深深打动。“只要有一个人记得，记得他们为何牺牲，无论长眠何处，那里，就是他们的归处。”钟燕林说。

临别前，钟燕林一行在烈士墓前，小心翼翼地取了七抔土，用红布裹着，一路捧回瑞金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秦巴山区腹地，驱车从陕西岚皋县西南方向往深山行去，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行驶一个半小时，翻过一个山头，满眼新绿的山谷里，几排暖黄色房屋映入眼帘。

这里是又一个“瑞金村”。

岚皋县档案史志馆干部邱洪安介绍，新中国成



游客在江西省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参观(2026年3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立前，这里叫七步沟。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途经七步沟，遭遇地方民团，一名红军小战士中弹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为纪念红军，把战士埋葬的沙滩叫作“长眠坝”，把七步沟更名为瑞金村。

清明节前，不少游客慕名来祭扫。从“瑞金”到“瑞金”，魂飞万里，归处有亲。

与故都同名，记取一片丹心

长征路上，为什么“瑞金”深入人心？在高六月中，”瑞金”是这些红军战士的老家，他们离家那么远，出来打仗是为改变穷苦人的命运。

家住陕西瑞金村附近的陈启桂已经99岁，依然记得红军留宿的场景。“村里人看见当兵的都躲进树林，红军就喊‘老乡莫怕，我们红军是穷苦人的军队，回家吧’。第二天早上，老乡们发现缸里的水已挑满，柴火已劈好。”

回到共和国摇篮，更能读懂这种深情。95年前，我们党在瑞金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正是从瑞金开始，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在瑞金方言里，‘苏维埃’谐音‘是为我’。”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讲解员黄露芬说，苏区时期，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有这样一个对比：国统区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10%，而苏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60%。

开展土地革命、积极兴修水利和道路、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

“工农翻身做了主，保佑共产党万万岁”，老百姓把对党的深情唱进了山歌，更体现在行动上。在瑞金，全市240多个村（社区）中，牺牲百人以上红军烈士村达65个。苏区时期，参军参战的赣南儿女93万余人，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

2017年，记者曾在赣县采访百岁老红军钟祖钊。他说，当年一家没饭吃，红军来了才有地。动情处，钟祖钊情不自禁唱起在瑞金学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红军烈士后代杨青山，曾是瑞金叶坪镇大胜村的一名驻村干部。脱贫攻坚期间，个别村民一度不同意村里拓宽公路，杨青山两次上门做工作，却连吃“闭门羹”。直到一天雨夜，村民打开门，看见在路上摔成“泥猴子”的杨青山，二话不说，当场签字。

“只要真心为百姓着想，就能赢得群众认可。”杨

青山认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让人民真正成为家作主，这是苏区精神永远扎根民心的根本所在。

承先辈之志，走好新长征路

山高路远，基础薄弱，三个“瑞金”所在的革命老区，发展相对不充分。但这里的干部群众血脉中始终流淌着艰苦奋斗的基因，延续着一往无前、敢于牺牲的英雄气。

在瑞金市泽覃乡希平村，记者见到了乡党委书记胡佰林。“好山，好远，好偏……”初到泽覃，这里没有一寸柏油路，人口空心化严重，发展现状令他感到忧虑。他坦言很急，但又急不来，“做梦都想发展”。

急不来就沉下去。他一头扎进山村，4年时间，带领当地干部群众修路100公里，修桥25座，硬是把全乡面貌“翻了个个”。过去冷冷清清的希平村，去年半年吸引30万游客。

“跟红军枪林弹雨相比，实在找不到不拼的理由。”胡佰林的日常工作排得满满当当。说起瑞金，从干部到群众，记者听到最多的一句就是“一定要谋发展，一定要做出个样子”。

千里之外的陕西瑞金村，同样有个“拼命三郎”。退休前一直在电力系统工作的刘兴前，脱贫攻坚开始后，主动请缨回瑞金村工作，并当选村委员会主任。

为发展产业，他顶着质疑声，在撂荒地种下第一株茶苗；茶园遭火灾，就从头再来，直到办起现代化茶厂……从小听红军故事的他靠着一股“拼劲”，带动350余户村民增收致富，甩掉了贫困村的“帽子”。2021年，刘兴前被授予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敢想敢拼，奋跃而上。有的规模化种魔芋，有的搞养殖业……近年来，瑞金村出现更多致富能人，带动村产业规模多年居全镇前列，被评为安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担了瑞金的名，就要有红军不怕苦、不怕累的精气神，做出成绩来。”刘兴前说。

信念坚定，就能无往不胜。长征是这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亦是如此。

湖南瑞金村海拔一千多米，地形陡峭，往年一到枯水季，缺水是大问题。

党员干部带头，背着干粮上山，把周边山头找了个遍，最终在岩石缝隙中找到珍贵水源，为村里引来甘泉。

山河清明，饮水思源。三个“瑞金”，标记长征轨迹，更激荡一种精神，激励人们续写新的时代传奇。

（新华社南昌4月6日电）

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审查通过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高中教科书，一些历史教科书刻意淡化、否定、美化日本侵略历史。

日本当局持续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掩盖历史真相，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甚至系统性抹除日本社会对战争罪行的记忆。

日方在历史教育中灌输和释放“军国主义思想毒素”的做法，不仅助推日本国内极端情绪，可能继续诱发类似自卫队官员持刀强闯中国驻日使馆这样的暴行，还成为日本政府扩军备武的一种思想蛊惑，危及日本自身，破坏地区和平。

三大手法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带来深重伤害。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妄图否认侵略历史，逃避战争罪责，修改历史教科书成为其扭曲国民历史认知的惯用手段。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名誉教授羽场久美子说，近30年来，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动向加速。右翼势力声称如实讲授日本侵略历史为“自虐史观”，部分出版社开始编写带有所谓“爱国主义”色彩的历史教科书。

几十年来的“教科书之变”，暴露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的卑劣伎俩。

一是在文字上回避侵略定性。例如，关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历史，某出版社2002年版教科书把相关内容放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章节下，称日本关东军“让……满洲国建国”，意为关东军操纵建立伪满洲国。但2012年版教科书更改表述为关东军“宣布……满洲国建国”，淡化了“操纵”意味。而在2016年版本中，相关章节名称被改为“满洲事变与军部崛起”，抹去了“侵略”表述。

二是在内容上弱化日本战争罪行。某出版社2008年版历史教科书在正文中写入“南京大屠杀”一词，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

关遇难人数的陈述，并在注释中提及中方认定的遇难人数是30万人。但在2023年版本中，“南京大屠杀”一词以及中方认定的遇难人数均遭删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相关内容仅列入了注释。

三是在叙事上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某出版社2009年版历史教科书就日本侵略东南亚时强迫劳役的行径，写道“当地人被迫从事严酷劳动”，并提到日本以“解放亚洲”为名，实则“为本国获取资源”。然而，在2024年版教科书中，相关表述变成了“将当地人作为劳动动力动员”，并删除了对日军所谓“解放亚洲”幌子的批判。

在右翼势力长期操弄下，日本历史教科书整体上向淡化、否认侵略历史的方向发

展。有研究人员在收集到的日本9家出版社的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发现，仅有一家出版社在表述侵华战争时明确使用了“侵略”一词，并在正文中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暴行。但此教科书采用率仅约0.5%，而且使用该教科书的学校持续受到多方压力。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多次起诉日本政府在审查中违背其意愿，修改或拒绝采用他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法院裁定，日本政府要求删除教科书中有关731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是“滥用裁量权”。

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审核通过歪曲篡改史实的教科书，遭到亚洲邻国抗议与谴责，多次引发外交事件。21世纪以来，日本加速修改历史教科书，因这一问题与周边国家几乎“常态化”发生摩擦。

近年来，日本政府开始不加掩饰地跳到台前修改历史教科书表述。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

妇”和劳工的表述。

日本爱知学院大学历史学者广中一成说，日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上的种种行为，是日本右翼政客、包括一些日本领导人错误史观的直接体现。

二战后，日本对军国主义的清算不彻底，许多军国主义分子重回政坛，其子孙继承政治资源从政甚至爬上高位的也不在少数。其中很多人无时无刻不想着为侵略战争“翻案”，替前人“洗白”。

以长期主张摆脱“战后体制”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为例，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是逃

脱追责的战犯。包括这样的“世袭”政客在内，长期执政的保守派政党自民党内汇集大量持右翼史观的政客。他们利用权力在日本社会持续传播错误史观，修改历史教科书正是他们误导日本民众历史认知的常用手段。

这些政客与所谓的右翼“学者”相互勾结，相互利用。成立于1997年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是日本民间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的主力之一，鼓吹右翼史观，编写右翼教科书。这一团体的核心成员西尾干二与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勾连密切。

西尾曾在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公开支持高市。西尾2024年年底去世后，高市在其追悼会上发言，提及部分自民党年轻议员1997年成立一个旨在改变“历史教育”的

组织，她与安倍都在其中。高市承认，该组织曾就历史教科书内容向文部科学省施压，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西尾“指导”。

贻害无穷

被毒化的一版版历史教科书把错误的历史认知推向日本社会，误导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助长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也为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

羽场以亲身经历举例说，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普遍对日俄战争后的日本近代史浅尝辄止，导致大量日本年轻人没有系统学习过近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了怎样的毒

□新华社记者 陈泽安 李子越 刘赞

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审查通过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高中教科书，一些历史教科书刻意淡化、否定、美化日本侵略历史。

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审查通过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高中教科书，一些历史教科书刻意淡化、否定、美化日本侵略历史。

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审查通过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高中教科书，一些历史教科书刻意淡化、否定、美化日本侵略历史。

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审查通过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高中教科书，一些历史教科书刻意淡化、否定、美化日本侵略历史。

“去年，我在一桥大学研究生院讲授国际关系课程时得知，50名日本研究生中仅有2人学过日本近代史。”

羽场指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高涨。不少年轻人不了解日本侵略历史，轻信右翼势力鼓吹的所谓日本正遭到外部威胁。

“日本新审定的教科书表明，日本领导层企图夺回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并向他们灌输复仇主义思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

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一名现役官员持刀闯闯中国驻日使馆，引发舆论哗然。多家媒体披露，自卫队内部所使用教材及其训练内容中，长期充斥着修正主义史观的认知毒化教育。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质问：如今，日本自卫队“究竟在进行怎样的教育？”

当前，包括修改教科书在内的历史修正主义动向在日本国内愈演愈烈，推动日本政治和社会不断“向右转”。日本民众对侵略历史与战争责任的认知正被人为淡化甚至抹除，日本右翼所谓日本战后受到不公正对待、日本正遭受外部威胁等荒谬叙事甚嚣尘上，“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抬头。

日本防卫省日前首次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表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危险苗头，而是现实威胁。这些动向不仅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更可能将日本再度引向战争深渊。

在教科书问题上玩弄文字游戏，无法改变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日本学者指出，日本唯有深入学习历史、谦卑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广中说，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真诚地正视和反省历史。“日本人必须对历史事实有正确认识。日本历史教科书必须如实讲述日本侵略历史。”（新华社东京4月6日电）